

本土文本

阳台上的菜

(小说)

□施 勇



绘图 瞿溢

沈汉文醒来时,窗玻璃正泛着暗蓝色。迷糊间,一声鸟鸣响起,“接哥接姑去”,沈汉文竖起耳朵,那鸟鸣却没了下文,这使得天地间显得越发空寂。他在心里叹了口气,起来将洒水壶接了水,去阳台。

这儿并不是沈汉文自己的房子。他的房子原本在乡下。年前,政府规划建设几个项目,选址落在他们村。拆迁手续办完之后,各家揣着补偿款开始搬家。因为安置房尚未建成,村里年轻一点的,便都到城里租房子。老人呢,大多要投靠子女。按理,沈汉文也应去城里,跟儿子儿媳一块儿住。早几年,老伴刚去世那会儿,儿子沛林就说要接他去城里,他不肯。一是儿子家在五楼,爬上爬下的嫌麻烦。二来两辈人生活习惯不同,住在一处,难免磕磕碰碰。多年来他与儿子一家,尤其与儿媳之间,一直客客气气和和睦睦,这当中除了相互尊重,还因为保持了适当的距离。儿子儿媳平日工作忙,只有周末的时候,带点水果和肉菜过来,一起吃顿饭,热热闹闹,这样挺好。沈汉文认定,但凡生活可以自理,还是一个人单独住来得自在。

如此,只有另外租房。一开始,儿子物色的是车库。城里的房子,底层大多是车库,车库上面才是第一层。一般情况,楼上有一户人家,楼下就会配一间车库。除了停车,更多的作为储藏室或厨房。很多老年人图生活便利,平时吃住都在车库。一间车库,一分为二。前半部分作厨房兼客厅,里面的一半摆张床,装个卫生间,就可以了。二三十平方米,虽不大,但不用爬楼,进出方便。儿子的意思不言自明,既然自己家的楼房不愿意爬,那肯定是住车库咯。

这样看了几家,都不能令他满意,说不上来哪儿出了问题,就是感觉不合适。

孙女琳琳打电话来,关心他的健康,说等放假了回来看望他。沈汉文回应着,忽然意识到问题的症结:他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

他跟儿子说:“不要车库,租个套房吧,要有一间单独的房间。”

儿子眼中闪过一丝不解,接着回答:“好。”于是带他去看套

房,新的,他嫌租金贵。转而选旧房,有一套位于老城区的旧房。一楼,五十平方米,有厨房、卫生间,一个客厅、一个房间。他很满意,便住下来。

为什么非要租套房,他没有解释,不知道儿子怎么想,会不会把他当成《都挺好》里边那个尽给儿女添堵的苏大强?好在找租房的过程,虽有一些曲折,但还算顺利。他也没有从儿子儿媳脸上看出任何不快。

搬进来后,沈汉文将客厅的沙发和茶几挪到窗边,空出来的位置,靠墙放了一张床。这样客厅也成了房间。他在另一个房间中也摆了一张床,铺了被子。

他睡客厅的床,斜对着那台三十二寸的液晶电视。每晚靠在床头看电视,看苏大强住在小儿子苏明成家,上完厕所不冲水,身上有味也不洗澡。沈汉成不由得闻闻自己身上有没有味,心想:这位老哥的做派,不讨儿女嫌才怪。

沈汉文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直到半夜里醒来,苏大强早已走了。起来上了一趟厕所,回来才将电视关掉。继续睡,到五更又醒了。这次醒来就睡不着了,开了电视继续看,直到天光微明。

沈汉文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去阳台浇水。这套旧房有个开放式阳台,就在客厅门外,靠着南墙。在这个约莫四五平方米的阳台上,排列着五个没有盖子的泡沫箱,借助幽微的天光,可以看到箱子里种着绿叶蔬菜。肥厚的叶片填满了箱内空间。沈汉文摆动水壶,让细雨在几个泡沫箱之间来回均匀地洒过。那些菜立马鲜亮起来,叶面上汇聚的水珠参差滚落。

刚搬到那会儿,沈汉文挺忙碌。乡下房子在签约的第二天就拆了,当时菜地里扁豆、青菜、茄子长得正旺,人虽进了城,这些菜却舍不得浪费。好在离城区不远,电动车充满电,刚好能走一个来回。他便隔三岔五地去采摘。将菜带回来,给儿子送去一点,自己也留一点。直至项目开工,地被铁丝网围了起来。此后吃菜就得上菜场买。拆迁前,几个老哥在一块儿闲聊,都说去城里开销大。如今,这说法正逐步被现实所印证。

用泡沫箱子种菜,是受了蔡

老师的启发。沈汉文住过来才两个多月,认识的人不多,第一个就是蔡老师。那天搬完家,儿子和搬家公司的卡车都走了。沈汉文找了一块毛巾,给刚刚就位的桌子、柜子、茶几擦拭灰尘。这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见一位头发灰白的清瘦老太站在门前,老太冷着脸说:“师傅,你们搬东西踩坏我的葱了。”

“哪里的葱?”

“就在楼下。”楼前是停车场,再外侧是草坪。老太领着他来到草坪前:“喏,就在这儿!”

沈汉文一看,靠着停车场有一小块葱地,面积不大,长一米,宽半米的样子。这块地原本应该是草坪,被铲平后利用起来,种了三行小葱。小葱长得茂盛,看上去与旁边的麦冬草一样高。其中一行却被压烂了,上面的车轮印清晰可辨。沈汉文的脸立马烫起来,刚才卡车就在这儿卸货的。

“你们怎么开的车?”老太埋怨道,“素质这么差!”她的声音不高,却有一股令沈汉文无从辩驳的气势,让他想起了苏大强的老婆赵美兰。

沈汉文挠了挠头,憋了半天,憋出一句:“我赔你嘛。”

第二天,沈汉文就从菜场买了一把葱,补种了进去。不想一周后,物业公司派人将小区草坪中所有的菜清除,换上了麦冬草。说是小区绿地是不允许种菜的。

沈汉文有些遗憾。“早知道这样,我就不用赔了。”那时,他与蔡老师已经熟悉了。知道她退休前是城区小学的语文老师,老伴去世后,她将楼上的房子租了出去,自己住车库。

“犯了错误就得改正,这不是赔不赔的事。”蔡老师永远这么正义凛然。

当然,蔡老师也改正了,她改正的方式是将小葱种进了泡沫箱。泡沫箱中的小葱虽不及地里长的肥,可蔡老师打理得好,看起来倒也翠绿结实。

沈汉文从中受到了启发,从外面捡回来五个泡沫箱子,填了土,沿着阳台由东至西高高低低摆上一队。四五平方米的空间就成了小菜园,青菜、菠菜、韭菜、生菜、大蒜,一个箱子一个品种。撒下菜籽,定期浇水、施肥,三五天,星星点点地有嫩芽冒出,不到一个月,已经绿汪汪一大摊子了。

今天,沈汉文起了个大早。想

好了要去看望老郭,他就睡不着了。带点什么呢?一箱纯牛奶,上回儿子拎来的。儿媳晓莹总说牛奶补钙,老年人要多喝。可他不喜欢那个奶腥味。跟他们提过多次,不要再送来了。以前送来的,他也暂时存着,回头遇到亲戚朋友有个什么事,就转送出去。

再摘些菜吧。如今,菜场上蔬菜要比猪肉贵。听说,这两天菠菜都卖到了十三块钱一斤。浇完水,沈汉文在心里已将这五箱水灵灵的菜分好了,其中一份给老郭。

刚开始,老郭是住在儿子家的。他与沈汉文的想法不同,和儿子儿媳住一块,可以省下一个人的房租钱。老郭有两个儿子。房子拆迁时,大儿子家刚添了孙子,大儿媳要去儿子家带孙子。兄弟俩一合计,让老爷子先住小儿子家。老郭没多想,跟着就在小儿子家住下了。

没曾想,住了一个星期,小儿媳就有了意见。这意见涉及吃饭的声响、睡觉的习惯、如厕的细节,琐琐碎碎,总之一句话,老爷子在家里,生活诸多不便。要么老郭搬出去,要么她搬出去。老郭一气之下,另外租了个车库,独自生活。

这件事让老郭的情绪低落了好一阵子,也终于认可了沈汉文的想法。老哥们凑一块儿时,提起老郭的遭遇,大家长吁短叹,都认识到养儿防老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么顺理成章的。好在各人手里都攥着补偿款和房子呢,不怕。

等老郭缓过了劲,沈汉文调侃他:“咋样?房租钱省下不少?”

“反正比你的套房省钱。”老郭接过沈汉文的烟,边点火边怨道,“一个车库管够了,我说你干吗要租套房?”

顿了一顿,老郭又说:“莫不是看上哪个城里老太了?”

沈汉文白了他一眼,说:“哪能告诉你啊?怕被你抢走了。”

“抢不走,抢不走。”老郭摇摇头,“你看我这车库,比得上你那个两室一厅的套房么?”

老郭嘴快,两个人聊天,总是老郭占着话头。可他说来说去,就是不说还钱的事。那笔五百块钱,沈汉文一直记着。三年前老郭向他借的。这次房子拆迁,拿到了补偿款,沈汉文想他总该还钱了吧。这样拖着算个什么事呢?每次遇见老郭,沈汉文总想当面提一提,却又抹不开面子。

现在倒好,老郭摔了一跤躺床上了,这事就更不好提了。(一)



江海新韵

路过春天

(组诗)

□澜 波

月光照见的思念

月光,升起又落下
反反复复
更迭着岁月的深厚
你跋山涉水
翻山越岭
在唐诗宋词里跨越
任心间的荒漠,被时光
浇灌成才情流动的旷野
月光将浩荡的江水照亮
波光粼粼
心事亦荡漾
从过去流向现在
又流向未来
慢慢发酵成难解的乡愁
在黑夜裏吴歌萦绕的土地上
伴随风的方向,逐渐远去
你在那里,哪里就会成就
月光照见的明亮
所有的山河,将开始柔情
缠绵着整行的诗意
在每一个月夜的思念里
逐渐弥漫,水已般流淌

点燃的乡愁

相隔多年的大雪
浩浩荡荡地飘落人间
迅速将山峦
染成宁静的蓝白色
让无边乡愁
不由自主
在心头起伏
河岸辽阔
云朵经过的地方
到处白雪皑皑
暂时遮掩了
俗世的喧闹与繁华
将欲望归于寂静
游子的心思,摇曳在他乡的夜空
缠绵如雨
记忆中浓郁年味
纵然隔着千山万水
不曾也不敢被遗忘
在眼前的雪景里
瞬间将想念点燃
照亮黑夜

清新的黄昏

薄暮里的夕阳
悬挂在
蔚蓝色的天空
背靠着风吹来的方向
近处的江水,温柔地在
视线里流动
缓缓地洗涤着内心的烦忧
大自然的盛景
向远方无限扩散
又在这个黄昏
裹挟着清新
回到我的世界

白鹭低飞

白鹭飞过辽阔的大海
在蔚蓝的天空之上
尽情盘旋
自由自在的感觉
从远及近
慢慢传递到
眺望者的心里
彼此相距的
不是遥远的地方
而是永远无法企及的
低飞的自在

暖意的释怀

许多秘密,藏在心底
生活,在按照我们
自以为是的方向
曲折迂回地行进
当谜团,一个个
被善意地解开
发现原来生活并不是
如想象的那么糟糕
时光里流动着更多的
是无边无际的爱意
于是,我们重新获得
无比暖意的释怀

月光挂在树上

想说的话,汩汩流淌
在夜色的寂静里
肆意蔓延
黎明还远,思绪还浓
你瞧,你瞧

月光挂在树上
就像故乡也住在我的心上
今夜,思念汹涌而来
越过昏睡的晨光
用朝圣的虔诚
注满深夜的长度
月亮不再吝啬自己的温柔
用光芒照亮大地
我的内心
彻底被月光淹没
不知今夕何夕
只见窗外灯火阑珊
这一夜的时光
奔向黎明的曙光
沉默又深沉

在他乡

落日薄暮,余晖渐淡
坐在山峦的清愁里
遥望他乡的风景
惆怅在心间剧烈晃荡
景致如此怡人
气候亦是如此舒适
可忽然,更加怀念
平原之上的故乡
别处再好
可到底成全不了
不停涌动的乡恋
以及那份
无处安放相思

路过春天

枝头还藏着
残存的冷意
含苞待放的花儿
早按捺不住
跃跃欲试
只想一夜之间
盛开成
一片完整的春天
花蕊吐露的
不只是娇艳
还有被温暖的情怀
徘徊在沿途风光里
春意溢满所有背景
乡间的房前屋后
满是属于这个季节的灿烂
金黄色的璀璨
漫向远方
铺出了旖旎的暖意
越过片片金黄
花树成魅的风光
让我心怀感谢
曾如此路过这个春天

飘向天空的炊烟

袅袅的炊烟
在村庄的上空
缓慢地升起
流动成梦幻的天空
像一场浪漫的奔赴
流向更辽阔的怀抱
或者世界那一端
纯粹又洁净的地方
飘向天空的炊烟
又慢慢倒流进心里
岁月静好,莫过于此
在来回的反复里酿成心动

你是我明亮的月光

穿过夜色朦胧
清风徐来
仰望星空
前所未有的风景
那样清晰,那样热情
我仿佛回到最澎湃的年代
当风吹过耳畔
每一句诺言
都铭刻于心,字字有声
落在柔情的岁月里
酝酿出了幸福的滋味
我见的,便是我爱的
倒映在心湖里
是月亮的光芒
那些光
将与岁月一起沉淀
长长久久地照耀
今夜,留在我诗行里的
是拨动心弦的月的光华
可以言说的,不可言说的
全部路过诗句的中央
故乡,你是我明亮的月光
萌生辽远无边的心动
逐渐开始,在我的世界里
熠熠生辉

春来到

(散文)

□汪晓远

春天要来了。

我以往不怎么喜欢春天,不,也不是不喜欢,只是这草长莺飞的季节,有十二年里总是坐在无花无草而充满人气的教室。哪怕读大学了,我有许许多多即兴的时间可以去自然里谈天说地,寻花问柳,那段昏暗的记忆依然盘踞着。

经过镜子的时候我照了一下,发现自己的头发像冬末春初的草,枯蓬蓬的,但在肆意生长。去找一个很久没见的同学借拖把,他看着我头发,一边说:“你现在在怎么长这样了?”“我哪样?”“像个四十岁流浪汉!你那头发!”

照理,初春是最该换上新面貌去迎接世界的。那也没错,我这不是在留着头发吗?我就是不想剪,像是和以前的那个没有时间理发,永远是平头的自己愠气似的。

我觉得自己像是在自己的头顶上种了几千棵小树,在等着它们一点点成长,我很想留

成一个长头发的样子,穿着带盘扣的轻薄棉衫,弹琴,看书,不比于女性的纤柔,带着一点粗犷和飘逸……我还想留一小撮胡子,就像植物的根……似乎春天一到,人就喜欢胡思乱想,喜欢任性,还喜欢逸出常规的过往。

这才是我经历的第二十个春天。这才是,当然也可以说:这已经是第二十个春天……我都经历这么多次了,虽然有十二个春天因为上学过得不好,倒从来没有腻味过。童年的记忆里会偷走外公做饭用的菜勺出去捞蝌蚪,临行前老被妈妈叫住,被强制性套上一件围裙和袖套——怕我弄脏衣服,我一只手拿着盆,一只手拿着饭勺,像个出征的将士,套上我该有的盔甲。接着穿过重重尚在含羞的油菜花田,翻越种韭菜的高筑,潜行于无数春笋探头的竹林里,一直到最后,来到一条曲曲绕绕的无名小河边,端着我的武器开始捞蝌蚪。一直捞到盆里乌泱泱

一片蠕动的影子,妈妈端着一碗水过来找我,远方传来外婆高亢又中气十足的声音:“骁骁,叮铃,噌鸣诶,切飞诶!”(启海话)那个声音像金柝之声,穿越了千万里路不见衰势,直直地把我领回去吃饭。

不过这些早春捕捞起来的小生命,我一条都没养成。有些因为养得不好死掉了,有的是我某一天放学回来,忽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去哪了?我害怕青蛙(癞蛤蟆)的妈妈从来不会告诉我。

我好久没再见到小蝌蚪了,乡下通向竹林的路被野草淹没了,那条小河大半年都是枯水期,这段童年的记忆成了尘封的独一份。

想着这些的时候正在宿舍旁森林公园里散步,拿着一罐喝不醉的啤酒,将饮尽时,看到路灯下的香樟枝干长出了一束新芽,昏黄的灯光下摇曳着嫩绿的身姿,娇娇小小一丛,拿着手机却怎么也拍不出那种新意和盎然。疫情下身在苏州的我,行程码上星星点点,可是头顶的飞机好像没有受到影响,照旧飞,撩

开一大朵黑夜里的灰云,遥远的天空上,飞机灯闪现的两束光,被树叶的剪影搓得粉碎。我还看见暗影里一树星星点点的花,夜里的凉风吹过来淡淡的花香。我踏着一地的落叶凑过去看,是海棠吗?还是梅花?

我闻到了花香,像是春的消息。飞机飞太高了,反而像失去了速度,慢慢悠悠地从我头顶晃过去。春天就是要慢慢走。花半开,人微醺中,女朋友给我打来了电话:“你在做什么呀?”

“我在散步呢。”

“和谁啊?”

“我一个人。”

“……”

“怎么啦?”

“哎呀,有点想你。”

“我也是。”

我趴在公园的步道栏杆上和她聊天。湖里熟睡的野鸭,尚未(或许已经)抽芽的柳树,风中的花,那些春天的象征和美好此刻都化成了观众,在凝神屏听,听一些发生在这个早春的事。